

试论北朝墓葬26号墓的几个问题

赵战护

磁县位于冀南之端,东南近东魏、北齐的国都“邺城”,南临安阳殷墟,西靠太行山,北接赵国都邯郸。漳、滏两河由西向东穿境而过。在其城南、城西、西南、漳河和滏阳河之间的平原和西岗一带分布着百余座古墓——北朝墓群。M26是北朝墓群中的一座,位于磁县讲武城镇滏阳营村西北300米处的冈前平地上,当地人称“探花冢”。

2006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北朝墓群进行了调查、勘探,后又对其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但M26因多次盗掘未发现明确的纪年材料,因而给墓葬的具体年代、墓主人身份断定带来一定的难度,笔者在此依据考古发现的材料作简单讨论。

北朝墓群26号墓考古发现

M26叠压于耕土层下,为弧方形砖砌单室墓,坐北朝南,平面呈“甲”字形。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南北总长12.5米,东西宽3.5米,墓底距现地表深4米。墓道长7米,上口部略窄于下口部,上口宽1-1.05米,下口宽0.9-1.1米。墓道底部呈斜坡状,南高北低,北端最深3.3米,坡度15度。墓道的上口部即当时的地面。墓道壁较规整,底部抹有黄泥,底面较平滑,经过圆夯垂打,夯窝直径0.12米,深0.03米。甬道,南接墓道,北通墓室,长1.7米,为直壁砖砌券顶结构。地面铺青砖,砖长0.35米,宽0.18米,厚0.08米,一面为素面、一面饰有绳纹。券顶两券两伏。甬道比墓道内收一砖,内径0.85米,皆为两平一竖砖所砌。甬道南端券顶之上,有砖砌仿木结构门墙,墙体高出券顶,今已毁。甬道前后共砌两堵封门墙。南封门墙位于墓道、甬道衔接处,有封门砖二重,作“人”字形封砌,厚0.70米。北封门位于墓室和甬道衔接处,有封砖一重,为竖砖直立而砌;由于盗掘已毁,厚0.35米。两堵封门墙之间甬道壁上有两凹槽,下部有朽木痕迹,可能原来有木门,把甬道中分为前后两部分。墓室平面略呈方形,四壁中部微向外鼓,南北长3.2米,东西宽3.3米,面积10.56平方米。墓壁采用两平一竖、中间抹泥而砌,厚34厘米。砖砌墓室所用砖为青灰色长方形条砖,长32厘米,宽15厘米,厚6厘米,砖表有斜向绳纹,砖背光滑无纹。火候较高,硬度较大。四壁在高2.1米时开始向内斗叠涩,聚成四角攒尖顶。墓顶已坍塌,现存墓室内高3米,复原室内高度为4.3米,高出原地表1米许。墓室地面铺青砖,尺寸与甬道内铺地砖相同,系两平一丁法所砌,表面平整光滑,对缝细致紧密。在墓室西南部置砖砌棺床,平面近长方形,由于沿墓室西壁垒砌,内侧略有弧度,南北长2米,东西宽1.2米,高出墓底0.2米。先用黄褐色五花土堆砌立座,再用4层平砖分别包裹东、南、北三个立面,顶面用平砖错缝平铺而成。表面原来抹有白灰。

M26遭到多次盗掘和破坏,棺槨葬具已遭多次破坏或锈蚀,因此部分随物位置有所扰乱,但另外一部分仍然基本保持原貌。在清理甬道、墓室南部与甬道衔接处扰土的过程中,筛选出了一些随葬品的残片,后经修复拼接的这些器物没有精确的平面位置。当发掘接近墓底时,在墓室东南部和棺床上方分布着一些并未扰动或扰动不甚严重的遗物,总的来说保留了相当数量的随葬品,多已破损,经初步整理,尚有170余件。现存随葬器物,基本都放置于甬道和墓室内。在甬道北端两侧放置镇墓兽和镇墓武士俑,数量不详。墓室内的随葬品,主要集中在中部偏东南部和棺床中部。在砖砌棺床上分布有生活用具青瓷碗、盘口壶,另有孕妇俑、侍女俑(包括跪俑)等,墓室东南部分布有陶俑类中的武士俑、文吏俑、女侍俑、鼓乐俑、仪卫俑;陶牲畜牛、驮马、骆驼、猪、鸡、狗;陶模型井、磨、灶等。

讨论的几个问题

墓葬年代 该墓未发现墓志,只能根据墓葬形制、随葬品特征等,对墓葬的时代加以推测。通过将陶俑、生活器皿等遗物与已经在磁县等处发掘的几座有墓志的墓葬中近似的遗物进行比较,对了解该墓的年代及墓主人的身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575年)出土的武士俑形体高大,通高53厘米,头与身合模插制而成;头戴盔,身着甲冑,腰束带,下着裤,足穿靴,右手按虎头盾牌,左手下垂,手持长兵器。这与M26中的完全一致,为相似。陶马也完全一致,通身施白粉,有鞍及络具,璎珞装饰,做向前奔驰状,就连形体大小也近似一致。陶牛头均高抬,肥而健康;牛角与牛耳均插制而成。陶母猪、陶猪也与M26中的完全一致。另外,陶磨、陶井也完全一致,只是M26的略大而已。陶俑中的跪坐俑、月牙髻女俑、文吏俑、执盾俑、负剑囊俑、风帽俑等的服饰、造型、彩绘、尺寸等皆极为相似(或者说完全一致)。两墓中的白瓷盂皆为侈口短颈,方唇外卷,鼓腹平底,器表施釉过半,釉质较厚,胎质粗劣。与河北平山北齐崔冢墓(566年)、河北黄骅北齐常文贵墓(571年)出土的陶俑等遗物也极为相似。如M26出土的披光明铠武士俑、文吏俑、仪仗俑、执盾俑与崔冢墓也非常接近;驮马、鸡、猪等与常文贵墓非常相似。总体而言,初步推断该墓葬的年代应为北齐时期。

墓主人身份 M26未发现明确的关于墓主人身份的材料,因而墓主人的具体身份细节也难以知晓。但下述几方面分析、比较,对了解墓主人身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首先,从墓葬形制来看,其南北向的布局、墓道的长斜坡设计以及墓室的室穹结构,都体现了当时墓葬的形制特点。最高等级的帝王陵、墓葬形制采用了弧方形砖室壁画墓。这种墓葬形制主要出现在北齐的都城邺城地区。例如,推测可能为北齐文帝高洋的义平陵的湾漳大墓,斜坡墓道较长,甬道结构复



26号墓俯瞰(北上—南下)

杂,砖砌高大门墙,墓室面积较大,内设石棺床,壁画遍及墓道、甬道、门墙、墓室等各部位,随葬品组合类别全而精。封王爵的墓葬则呈现出方形砖室壁画墓的特点。这一等级又可分为同姓王墓与异姓王墓两种。同姓王墓主要集中在都城邺城地区,其规模和装饰往往较异姓王墓更为豪华。而异姓王墓则多见于晋阳地区,如顺阳王庾秋迦洛墓、东安王娄叡墓等,这些墓葬同样展现了北齐时期王爵的地位与荣耀。高级官吏的墓葬,其形制多为弧方形砖室墓,但多数无壁画装饰。这些墓葬在规模和装饰上相较于帝王陵和王爵墓有所简化,但仍然是当时社会上层人士的重要象征,显然M26的墓主人属于此类。

其次,从墓葬中出土的云母金箔来看,虽然残存的极少,但据河北景县北魏高雅墓出土的云母金箔的情况来看,很可能为“雍史”之用,所以墓主人的社会地位应该是较高的。

再次,从制度与传统来看。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之后,鲜卑统治者认识到汉魏衣冠礼制,一直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引入汉士人制定和确立礼乐制度。与制度的修订相配合,东魏武定年间朝廷曾下令对墓葬制度进行整肃。至天保元年(550年)朝廷又诏令“吉凶车服制度,各为等差,其立条式”。从

高欢统治到北齐朝廷都着力加强政治制度和礼制,以强化统治。所以作为五礼之一之丧葬礼仪,必然得到充分的重视。尤其京畿地区确立了丧葬文化的基本因素,加强了墓葬礼仪中的等级制度。这种等级制度表现在墓葬物质文化形态类型与墓主人身份地位的正比例对应关系。所以,对于具有宏伟精致的墓葬结构,丰富随葬品的M26来说,其不是普通老百姓所能享用的。

随着封建制的发展和巩固,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确立,也影响到作为上层发展的墓葬莹域制度。一方面,随着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世家大族的莹域出现了,生前讲究门第,死后入祖茔。一方面胡汉一体,少数民族的统治阶级内部及少数民族统治者与汉族地主阶级相互勾结、融合变成新的统治阶级;死后他们仍然向往生前的状态,葬入统治者的莹域之内。从而可以看出这些人并非平民百姓,而是统治阶层的重要人物,M26的主人便是此类。

随葬物组合的场景 M26中的随葬陶俑,第一类是镇墓俑,第二类是出行仪仗俑,包括文官俑、武官俑、乐俑以及随行载物马、骆驼、牛等,第三类是家内侍仆俑,包括男女侍俑、伎乐歌舞俑,第四类是庖厨明器及动物模型,有猪、狗、鸡等,种类丰富而完备,显示出东魏北齐墓葬中的随葬品组合在西晋时已初具形态,牛车、陶器模型出现。北魏时组合的内容已较齐全,东魏北齐加强了反映仪仗出行的俑群,将汉晋以来的仪仗制度发展到顶峰。出行俑队伍中反映了游牧民族强有力的性格,对大队人马的刻画宣扬了对权势、地位、财富的由衷喜好。同时也说明墓主人认为墓室里表现的一次出行是过去的某次出行回忆,或者是即将出发的一次。M26墓室中的箱子在后,俑群在前,并有木板把箱子和俑群隔开,这样在墓室之内形成了两个场景:一是前面整齐的仪仗,应该反映的是外面的生活——出行,二是后面作装具之用的木箱,应是内廷之物。这便寓示出墓主人视死如生的前庭后院生活。

文化交汇 民族融合

观之该墓出土的陶俑,大部分是中原地区汉民族的脸型、装扮和穿戴,是汉民族的形象。同时一批风帽俑的脸型、服饰又表现出北方少数民族的形象。这种服饰与装扮的交融,不仅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审美观念,也反映了不同民族在服饰文化上的交流与融合。另外,北方沙漠草原气候下的骆驼,也进入随葬序列。这不仅体现了中原汉族文化的传统特色,还融入了其他民族和地区的文化元素,表明中原汉文化成为主流墓葬文化因素,但同时作为北齐的统治者仍然遗留着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反映出胡汉一体、文化交汇、民族融合的过程正在加剧,为认识中华文明的多元性和包容性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作者单位: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是二里头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关于其文化来源学者探讨较多,目前基本达成了共识,即认为铜牌饰不是单一的文化来源,而是综合多个文化来源而出现的最新器物。由此学界进一步细化了铜牌饰的内涵,从形制、纹饰、材料、技术、制作工艺等不同方面,深入探讨每一方面的文化来源。

如陈国梁先生认为二里头文化的铜牌饰汇聚了二里头文化边缘地区的铜矿和绿松石矿、西方或北方的冶金术、海岱地区的绿松石加工方法、龙山时代粘接技术、新石器陶器文化的龙纹主题图案等多种文化来源而创制。王青先生认为铜牌饰的铸造技术来自西北地区,绿松石镶嵌技术和纹饰形象寓意等文化因素源自东方地区。

笔者赞同二里头文化铜牌饰为多种文化来源共同融汇的结果。在此基础上,笔者对铜牌饰的形制及部分纹饰的来源略有浅识,试论如下。

刘学堂先生最早提出二里头文化的铜牌饰来源为西北地区,惜未论证。陈小三先生从方形铜牌饰的整体形态、穿系方式、图案纹样等方面详细论证,认为其形制和纹饰来源应为西北地区,可能在哈密地区→四川盆地→二里头遗址的演进路线。整体形态的演进序列为:倒梯形(哈密地区)→倒梯形、长方形(四川盆地)→倒梯形、长方形、亚腰形(二里头遗址)。穿系方式的演进序列为:从器身两孔、周缘两钮(哈密地区)→器身两孔、周缘四钮(四川盆地)→周缘四钮(二里头遗址)。图案纹饰的发展序列为:未镶嵌绿松石的素面、网格纹牌饰(哈密地区)→未镶嵌绿松石的素面及网格纹牌饰,镶嵌绿松石的网格兽面纹牌饰(四川盆地)→镶嵌绿松石的网格兽面、兽面纹牌饰(二里头遗址)。

陈先生关于二里头文化方形铜牌饰的形制来源(整体形态和穿系方式)及网格纹来源的认识,笔者基本认同。近年来公布广河齐家文化博物馆收藏的1件铜牌饰,可进一步补充网格纹的来源。

方形铜牌饰的网格纹,以天山北路墓地的牌饰最为简单原始(图一、1、2),与之接近的是四川盆地的牌饰(图一、3、4、5),均呈树杈状,但四川盆地与二里头遗址M57牌饰之间的纹饰演变不甚清晰。广河发现的这件牌饰形制为倒梯形或长方形,穿系为周缘四钮,纹饰为网格兽面纹(图一、6),与美秀博物馆藏铜牌饰最为接近(图一、7),正好介于四川盆地至二里头遗址牌饰的演进序列之间,填补了其中的空缺。该牌饰的绿松石均已掉落,在其中央网格的横梁上,上下均凸有尖刺,形成一道不连续的中轴线。哈密地区、四川盆地的网格纹牌饰均有连续的中轴线,美秀博物馆和二里头遗址M57的网格纹牌饰均无中轴线(图一、8),表明广河这件牌饰年代应早于美秀博物馆和二里头遗址M57的网格纹牌饰。由此可知,二里头遗址M57成熟形态牌饰的网格纹应在哈密地区树杈状网格纹的基础上,简省中轴线,增加兽面纹而成,这进一步明确了二里头文化牌饰的形制与网格纹饰源自西北地区。

另外,以往学者研究二里头铜牌饰的来源时,集中关注于方形牌饰,而对圆形牌饰注目甚少。二里头遗址内发现有4件圆形牌饰,1件出自墓葬VKM4,3件出自墓葬VKM35。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圆形牌饰VKM4:2,该牌饰中间为圆形,边缘镶嵌有一圈长方形绿松石片,大小相同,均匀排列。中间圆形与边缘之间镶嵌两周“十”字形绿松石片,外周较大,内周较小。每周13个,排列整齐。直径17厘米,厚0.5厘米(图二、1)。

非常巧合的是在新疆天山北路墓地也出土有1件圆形牌饰,与前述2件方形牌饰出于同一墓地。该牌饰呈圆形车轮状,中间有圆形。圆形外有放射射线连接边缘纹线,轮外有一周大小相同、均匀排列的齿状装饰,尺寸不明(图二、2)。

先秦时期,各诸侯国贵族墓中发现较多玉敛葬尸的现象。在继承先秦丧葬礼仪的基础上,西汉玉敛葬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根据文献和墓葬资料可知,玉敛葬广泛流行于西汉贵族阶层中。帝陵暂未发掘,相关情形仅能从文献得知:“帝崩,啜以珠,缠以纁缁十二重。以玉为襦,如铠状,连缝之,以黄金为缕。”西汉诸侯王墓和列侯墓敛葬玉器多为玉衣,并配有玉璧、玉珮等其他器类;列侯级以下的贵族则使用更低等级的玉器或其他器类进行敛葬。西汉诸侯王墓出土玉器中,因摆放位置及器类差异而具有不同的功能与性质,其中敛葬玉璧是为保墓主肉体不朽和帮助墓主升天成仙而专门制作的玉质葬具。满城汉墓未被盗扰,出有较多敛葬玉璧,形态较为完整,且摆放位置 and 排列方式规律有序。墓主作为景帝子中山靖王及其王后,与西汉中央政府关系密切,是研究西汉玉璧敛葬制度的宝贵资料。

敛葬玉璧出土概况 满城汉墓有M1和M2两座墓葬,M1为中山靖王刘胜墓,M2为中山靖王后窦绾墓,两墓布局相同,可分为墓道、甬道、南耳室、北耳室、中室和后室六部分。其中南、北耳室内置有陶器、石磨、动物遗骸及车马等,故推测为车马房和仓库。中室内置有大量铜器、陶器、铁器、漆器等,象征墓主生前生活的厅堂。后室则作为墓主人的栖身之所,内部置有棺槨和大量玉石器、铜器、漆器等器物,其中在棺内发现有金缕玉衣、玉印、玉璧等玉石器,玉璧则多放置于玉衣中。M1墓主周边出土有18件玉璧,均置于玉衣内;M2玉衣周边出土有41件玉璧,玉衣内出土有15件,玉衣外出有26件玉璧。根据出土情形和其他随葬品出土位置观察,玉衣外的玉璧应为镶玉漆棺部位。由上述可知,满城汉墓M1出土有18件敛葬玉璧,M2出土有15件敛葬玉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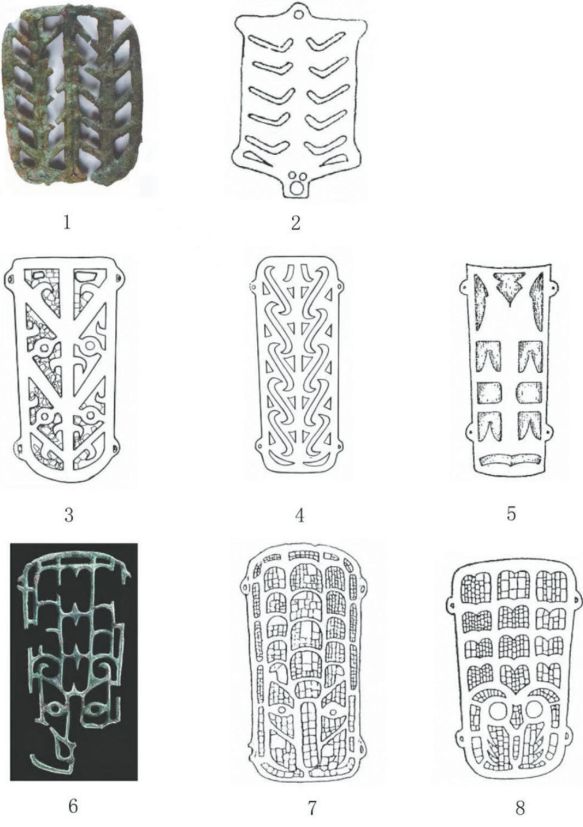
敛葬玉璧形制与纹饰 满城汉墓出土敛葬玉璧形制均为圆璧,流行龙凤纹、蒲纹、谷纹等。玉璧可依纹饰分区分为整面纹饰不分区和内外两区两类形制。整面纹饰不分区的玉璧纹饰为蒲纹、涡纹或谷纹,内外周缘均刻一道弦纹的玉璧;整面纹饰分为内外两区的玉璧上以绚纹或双弦纹作间隔带,内区饰蒲纹或涡纹,外区饰4-5组夔龙纹或凤鸟纹。

结合山东巨野红土山昌邑袁王墓(图一)与山东长清双乳山济北王墓出土敛葬玉璧情况来看,四墓均流行蒲纹、谷纹单区纹饰璧和龙凤纹等双区纹饰璧,且均将两者进行组合敛葬。满城汉墓M1虽出土有透雕双龙卷云纹出廓璧,但该玉璧被置于棺槨之间,相比之下,四墓的敛葬玉璧形制均较为简单。综上所述,西汉中期诸侯王墓敛葬玉璧的流行样式可能为单区纹饰和双区纹饰的圆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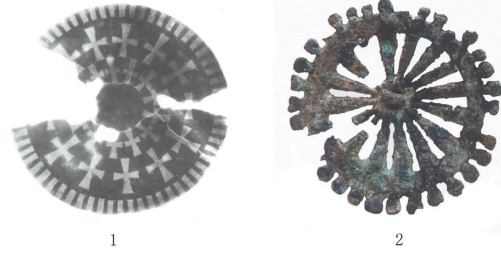
玉璧敛葬位置与排列方式 满城汉墓M1和M2的敛葬玉璧均放置于玉衣胸腹部和背部。M1墓主玉衣内胸腹部置有13件玉璧,

二里头文化铜牌饰的来源补论

李金鑫



图一 方形网格纹铜牌饰
1.哈密天山北路墓地 2.哈密南殖酸厂墓地 3.广汉三星堆 87GSZJ:36、87GSZJ:16 5.广汉高坪 6.广河齐家文化博物馆藏品 7.美秀博物馆藏品 8.二里头遗址 87VIM57:4(1采自《丝路天山区青铜器研究》图版83,6采自《二里头绿松石牌饰纹饰工艺的起源问题研究》,其余采自《试论镶嵌绿松石牌饰的起源》)



图二 圆形铜牌饰
1.二里头遗址VKM4:2 2.哈密天山北路墓地(1采自《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图版124,2采自《丝路天山区青铜器研究》图版84)

观察这2件圆形牌饰,可以发现它们的形制、纹饰、构图,极为相似。除了外形均为圆形外,还具体有四个相同点:第一,中心都有圆形;第二,外圈都有一周圆轮,二里头牌饰圆轮较窄,天山北路墓地牌饰圆轮较宽;第三,边缘在圆轮上都有一周整齐排列的齿状装饰;第四,中心圆形和外圈圆轮之间均有形如辐条状连接或装饰。

由形制和纹饰的相似性可知,二者应具有文化上的源流关系。天山北路墓地出土圆形牌饰的期别目前不明,但天山北路墓地的年代整体上早于或同于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二里头遗址VKM4圆形牌饰的期别为二里头三期,属于二里头文化的较晚阶段,其年代应晚于天山北路墓地出土的圆形牌饰。二里头遗址VKM4圆形牌饰镶嵌有绿松石,制作工艺精细,而天山北路墓地圆形牌饰无绿松石装饰,制作工艺原始,亦可佐证二里头遗址圆形牌饰的年代应晚于天山北路墓地的圆形牌饰。因此笔者认为二里头遗址VKM4的这件圆形牌饰应是受到天山北路墓地圆形牌饰的影响而产生的。

综上,二里头文化的方形和圆形牌饰,都在新疆的同一处墓地,即天山北路墓地找到了形制、纹饰极为相近者。这已不是孤例,应非偶然,二者应具有源流关系。天山北路墓地出土的方形和圆形牌饰,形制和纹饰均较二里头文化牌饰简单原始,年代也稍早,可知二里头文化的方形和圆形牌饰的形制、纹饰来源应为西北地区。

(作者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研究生)

从满城汉墓论西汉敛葬玉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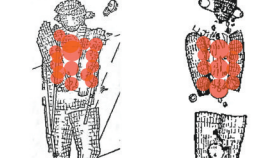
赵海洲 柳欢玲



图一



图二



图三

中心按大小竖排3件大玉璧,左右两侧对称竖排5件玉璧;其背部放有5件玉璧,脊椎部位依次大竖排3件大玉璧,左右肩各放有1件小玉璧。M2墓主玉衣内内置有15件玉璧,其中胸腹部置有11件玉璧,摆放位置与M1类似,但大玉璧两侧对称竖排各置4件玉璧;背部置4件玉璧,在脊椎部位竖排一列。M1和M2的敛葬玉璧上均残留织物粘连痕迹(图三)。

由M1和M2敛葬玉璧出土情形可知,敛葬玉璧常被置于身体重要部位,且似有织物进行连结。关于被置于胸腹部等身体中心的原因,或可从文献中得知:《淮南子·精神训》“是故血气者,人之华也;而五脏者,人之精也。夫血气能专于五脏而不外越,则胸腹充而嗜欲省矣。……是故忧患不能入也,而邪气不能袭。”古人认为保护好蕴含五脏的胸腹部便能使邪气无法侵入人体,从而使“人为无不成也”。基于“魂魄二元论”,汉人相信人是魂与魄的结合体,人死后,“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汉人通过玉璧施于身的方法,防止邪气进入作为形魄载体的肉体,以此来达到不朽的目的。汉墓中“九窍”用玉的作用为堵住人之精窍而防止人之精气外泄,与玉璧施于人身应为类似道理。

关于敛葬玉璧的排列方式,学界根据玉璧上织物残留的痕迹研究认为,两墓胸腹部和背部的玉璧依据大小被织物穿穿孔进行连结,其中大玉璧往往被置于身体中心,小玉璧用于填充未被覆盖的部位。在玉璧被编连成一片后将其粘连在织物上,最后置于墓主身体上进行敛葬。《周礼·春官·典瑞》:“驱圭、璋、璧、琮、璜、琕之渠眉,疏璧琮以敛尸”,郑玄注“疏璧琮者,通于天地。”用丝串串联玉璧进行敛尸可以使“疏璧琮者”与天地相通,达到让墓主灵魂升仙成神的目的。由于汉墓被破坏严重,可供研究玉璧排列方式的墓葬较少,满城汉墓的敛葬玉璧排列形式是否为该时期普遍使用还需更多的墓葬资料进行补充研究。

玉璧敛葬的性别差异 满城汉墓男性墓主的敛葬玉璧数量多于女性墓主。类似现象在山东莱西岱西汉木槨墓和江苏仪征烟袋山汉墓两座墓葬中也有发现。在江苏仪征烟袋山汉墓中,男性墓主的敛葬璧为玉质,而女性墓主则使用铜璧敛葬。“子执谷璧,男执蒲璧,璧皆二采再就,以朝、觐、宗、遇、会、同于王”,璧作为礼仪用玉,一直是高等级贵族的象征,相较装饰用玉等器类更具等级性。结合三墓男女墓主所用敛葬玉璧数量和材质差异来看,有理由推测西汉时期的女性墓主敛葬玉璧等级规格低于男性墓主。

以满城汉墓为代表的西汉诸侯王墓在继承战国玉敛葬的基础上,将汉人对身体不朽的追求和其对玉璧能够引魂升天的迷信思想结合起来,发展出颇具特色的西汉玉璧敛葬,并配以玉衣、玉覆面等玉质葬具,以求达到使墓主“肉体不朽”“升仙成神”的目的。此外,西汉玉璧敛葬应具有较严格的等级划分,使其在高等级墓葬中也能显现出墓主不同的身份地位。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